

有些电影不必看懂

□ 方言

很多人说看不懂王家卫的电影，我也看不懂，却格外喜欢。

除了《旺角卡门》《堕落天使》《蓝莓之夜》等少数几部剧情直白、故事清晰的作品，王家卫的大多数电影故事朦胧、叙事碎片。我曾不断尝试理清头绪、弄懂剧情，但大多努力都是徒劳。

人到中年，常有些“顿悟”。一次冥想中，我又不经意间“顿悟”了：王家卫也许就不想让观众“看懂”他的电影，他要的是让观众感受其中的情绪和状态——或者说，能感受到这份情绪和状态，便是看懂了王家卫的电影。

就拿《阿飞正传》片尾那段三分多钟的长镜头来说，影片里原本没有梁朝伟饰演的角色，故事落幕却硬生生插入这个镜头，一镜到底，全程无剪辑、无对白，只有角色在阁楼里修指甲、穿西装、点钞票、理物品、叠方巾、梳头发、扔烟头、关灯、出门。若用“看故事”思维去审视，这个镜头简直莫名其妙、突兀异常。但以感受思维观之，这个镜头场景意味深长，配乐韵味十足、人物动作优雅、演员表演精

妙，充满了仪式感和氛围感。

后来我知道，梁朝伟本是《阿飞正传2》的男主，但该片开拍不久就因故停止，王家卫便把这个镜头“硬塞”进了《阿飞正传》。于是，梁朝伟扮演的角色被视作另一个旭仔、另一个“无脚鸟”。这个镜头也成了影片哲学意蕴的升华，成为王家卫电影美学的标志性片段。一个意外，反倒成就了“未完成的完美”。

然而这些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此“顿悟”，我不再执着于王家卫的电影剧情，反而豁然开朗，有了自己的解读逻辑：他关注的是时间和记忆、怅然和痛苦、孤独和迷茫、痴情和暧昧、顾虑和犹豫、遗憾和悔恨……他要表达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和“怎么发生的”，而是某时某刻人的情绪和状态。因此，他不需要清晰的故事线索、强烈的戏剧冲突、完整的叙事脉络；只需要用电影语言对情绪和状态的极力渲染——于是，时间和记忆表现成了抽帧慢镜，怅然和痛苦外化成了独白，孤独和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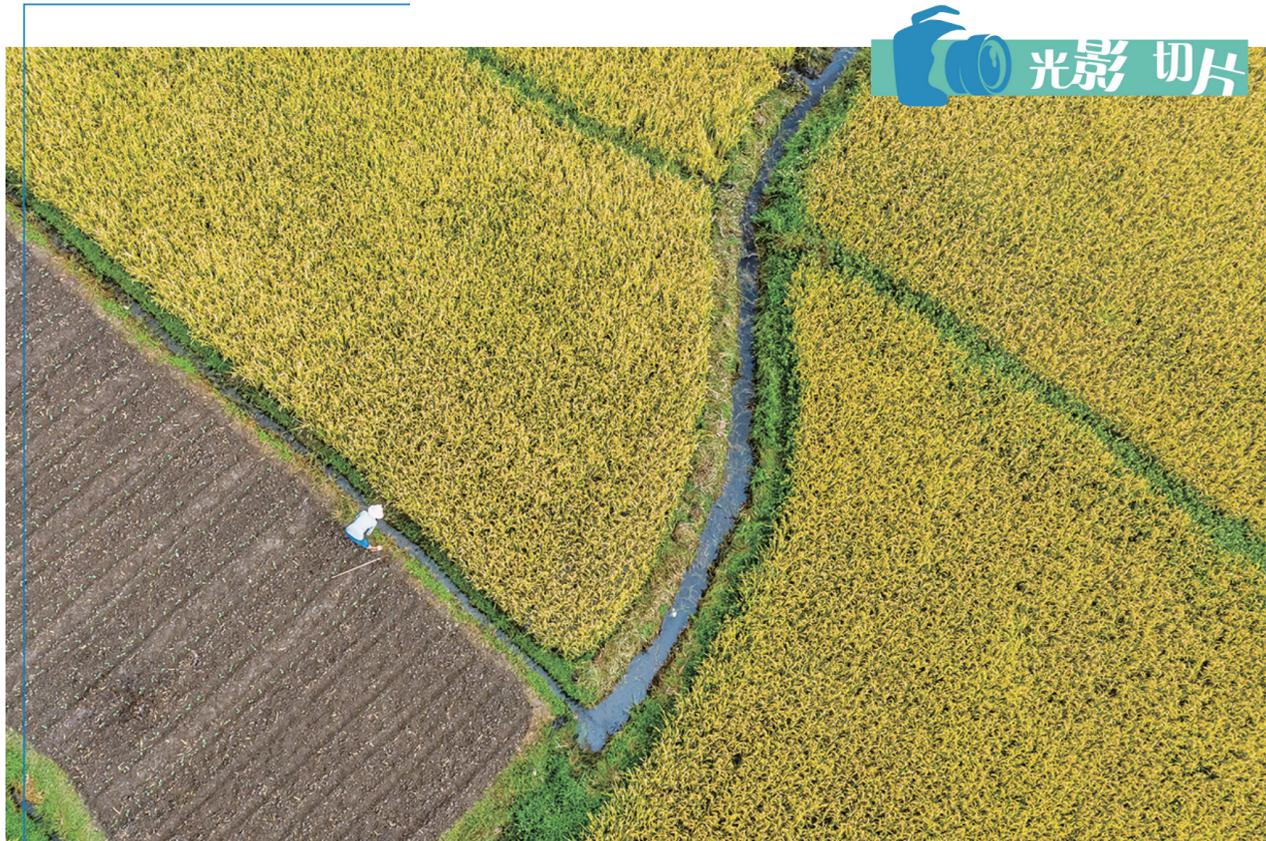
变作了非常规构图，遗憾和悔恨渲染成了颠倒错乱，痴情和暧昧表达得纠结再三，顾虑和犹豫刻画得千回百转……

凭借极具风格化的碎片叙事、极具个性化的镜头语言、极具典型性的意象符号、极具哲理性的内心独白、极具挑动性的音乐配合，王家卫的电影不再是单纯叙事艺术，而是一座情绪和状态的展览馆。当编号223的警察清点凤梨罐头的过期日子、编号633的警察对着肥皂自言自语、何宝荣在台下碎念“不如我们从头来过”、苏丽珍在台阶上反复徘徊、慕容燕(嫣)倚着大树竭力痛哭、周慕云对着树洞低声诉说“黎耀辉最终有没有兑现伊瓜苏瀑布约定”“苏丽珍为何没赴约”“周慕云到底说了什么秘密”“慕容燕(嫣)最后有没有报仇”对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从画面里读懂了人物的情绪，看到了人物的状态。

其实，王家卫的电影于我不只是情绪和状态的展览馆，更是体验馆。他的很多电影画面或许碎片化、内容单薄甚至看似无意义，却充满“意味”，进而生出

开放性：我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融进那些灯下的雨丝、窗前的人影、墙上的时钟、昏暗的画面、斑驳的灯影里。当“醉生梦死”的意象出现，我也会想起某些痛苦的记忆，也希望能有一坛“醉生梦死”。当抽帧慢镜开始，我也会感受到时间如电影画面般流动，虽然模糊却也具象。当独白响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我也会勾起对“过期”之事的遗憾或追悔；当音乐来到“quizas, quizas, quizas”响起，我也会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某段时光，或是心中的“白月光”。当画面暗下，字幕升起，我在电影角色的碎片故事里，照见了自己，甚至完成了一次自我拥抱。

到这里，结论已然明了：王家卫的电影根本不必深究剧情，更不必“看懂”，任凭它像雾像雨又像风，只管用心去感受——正如听一首蓝调音乐，不必在意它具体是什么内容，只需跟着旋律，感受那些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腔里轻轻震荡，或是沉浸在慵懒惬意的状态里。这就足矣。



《劳作》赵立林

光影切片

扎染布贴画赏析

□ 欧阳剑萍

这组扎染工艺品——《壁挂包》《蝴蝶香包》《小夜灯》，将传统扎染工艺与现代日用器物巧妙融合，既保留了扎染艺术的灵动性，又赋予实用物件独特的美学价值，是传统工艺生活化的优秀实践。

《壁挂包》以扎染为核心装饰语言，面料上的蓝白晕染纹理自然且富有层次，既展现扎染“晕色丰富、变化万千”的工艺特点，又因“壁挂包”的实用形态，让扎染从纯观赏艺术转变为可收纳、可装饰的家居物件。蓝白主色调契合中式美学的素雅意境，纹理的随机性又让每件作品成为独一无二的孤品，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收藏性。

《蝴蝶香包》选取“蝴蝶”这一传统吉祥意象为造型，扎染工艺赋予蝴蝶翅膀蓝白相间的新变晕染效果，模拟出蝶翼的轻盈通透感。香包本身是承载民俗文化的载体，扎染的融入让传统香包跳出单一刺绣装饰的框架，蓝白扎染的冷色调中和了香包的民俗甜腻感，增添了清雅气质；同时扎染面料的肌理感，让香包在触觉与视觉上更具质感，是民俗文化与现代工艺美术的融合。

《小夜灯》将扎染面料作为灯罩主材，灯光透过扎染的蓝白纹理投射出斑驳光影，营造出朦胧柔和的氛围。扎染的晕染纹理随光线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使小夜灯成为“会呼吸的光影艺术品”。灯罩的扎染图案疏密有致，既保留了扎染的手工温度，又利用光影放大了扎染纹理的韵律美，将照明功能与艺术装饰完美结合，让扎染艺术以光影媒介的形式，在现代家居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整体而言，这三件扎染工艺品紧扣“实用与美学共生”的创作思路，以扎染的蓝白美学为基底，结合不同器物的功能属性进行再创作，既传承了扎染工艺的非遗精髓，又让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实现了“传统工艺活态传承”的创作目标。

扎染工艺品创作：云南省欧阳剑萍扎染特色工作室



《壁挂包》



《蝴蝶香包》



《小夜灯》

妙手匠心

《乡情》：千年银盃遇见故乡竹编

□ 杨淑香 文/图



曾入围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的《乡情》，是一套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鹤庆银器锻造技艺与千年竹编工艺的当代艺术茶具。该套茶具包含茶席、烧水壶、泡茶壶、茶壶、茶盅、茶水分离器、主人杯、客人杯等11件，以纯银、紫铜为主要材质，辅以竹编工艺，实现了金属器物与编织技艺的巧妙融合。作品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银器锻造技艺传承人李文彬携两个儿子历时18个月匠心打造，既再现了传统手工的极致精度，更将深植于记忆中的乡愁、生活印记与生活智慧，凝结于一壶一杯之间。

《乡情》的制作历经选材、熔炼、轧片、塑形、绘图、篆刻、拉丝、编织、组装等十多道复杂工序，在金属的延展特性与竹编的经纬结构中寻找精妙平衡。作品以96条紫铜片为经，780条纯银片为纬，采用传统经纬交叉技法，全长280厘米、宽35.6厘米的茶席上，精准呈现“福”字、“吉祥花”“回纹万不断”等传统纹样。壶嘴被巧妙塑造成鱼的形状，寓意

“年年有余”；壶盖则宛如一片舒展的荷叶，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整体设计更暗藏巧思——“倒福”谐音“福到”，结合“口中有条鱼，便是福”的民间俗语，传递出对丰衣足食、家庭和睦的朴素祈愿。

对李文彬而言，《乡情》的创作源于童年深刻的乡土记忆。他回忆，儿时田间鱼虾游动，长辈们用竹子编出竹篮、背袋、大型盛放器具等各式工具，竹编不仅是生活用具，更是“收获与幸福”的象征，成为他心中萦绕不去的乡愁源泉。

作品还融入了李文彬在藏区二十余年的生活感悟：主人杯的造型灵感来源于藏族阿妈背水的尖底篓与储雪的桶具；客人杯则仿照白族人家挑担的箩筐，寓意待客之道与勤劳持家；茶水分离器借鉴了淘米筛的设计，利用银材质特性优化水质、过滤杂质，兼具实用功能与健康理念。

《乡情》不仅是一套茶具，更是一场跨越地域与时光的对话——关于故乡的田、藏区的雪、白族的篓，以及那些塑造我们，却始终未曾被忘却的来路与深情。

翰海飞墨



《鹤庆金墩新娘妆》张荣刚